

林杉 著

文心雕龍文體論今疏

郭頌輝題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卷一

文心雕龍文選卷一

程頤題

程頤題

林杉 著

文心雕龍文體論今疏

郭預衡題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 / 林杉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0. 11

ISBN 7-5311-4278-3

I. 文... II. 林... III. 文心雕龙 - 文体 - 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214 号

WEN XIN DIAO LONG WEN TI LUN JIN SHU

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

林 杉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西护城河巷 30 号)

邮编: 010010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05 000 插页: 2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600 册

ISBN 7-5311-4278-3/I·228 定价(精装): 28.00 元

清源流 释语义
取精华 为今用

为志彬兄书著「文心雕龙文
体论」今疏问世而写

二〇〇〇年八月

裴显生



林杉, 本名王志彬, 1933年9月生, 河北故城人。毕业于原内蒙古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后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文艺学创作论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专著与合著有: 《写作简论》、《写作技法举要》、《修辞与写作》、《散文写作概说》、《中国写作理论辑评》、《中国写作理论史》、《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等。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各体文章写作指导角度,采取“居今探古、见树见林”的态度和方法,综合各家之说,对《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即通说之“文体论”部分),进行梳理和研究,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调整了篇目排列次序,使之能够体现各种文体的本体性质和应用范围,并反映各体文章写作的客观规律性和时代差异;二是辨析了各篇内容的实践意义和主要歧疑,力图澄清各种不同见解,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三是校正了各版本的原文,精简了辗转考训的繁复注释,使之更便于阅读、理解和鉴用。本书中的“原文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内容提要”观点鲜明,联系实际;“疑点辨析”立论有据,力摒偏倚;引录的例文,则与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要领相参证。乃是作者继其《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一书之后,既有较高学术品位,又有较强实用价值的一部新著。

例 言

一、本书是编著者《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一书的“姊妹篇”，其旨在辩证地吸取、借鉴《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之精华，用以解释、指导各体文章写作实践，提高各体文章写作理论研究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进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理论体系提供必要的依据。

二、本书以《文心雕龙》之“论文叙笔”部分（即通说之“文体论”部分）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部分的有关篇章，而在编排顺序上做了调整，即着眼于原著内容之侧重点，从各体文章写作指导角度出发，将其分为上（以文学性文体为主）、中（以一般实用文体为主）、下（以宫廷专用文体为主）三编；而在每篇标题之下，括注其在原著中之篇章序号。

三、本书所录《文心雕龙》有关篇章之原文，均以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为据，并参考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校证》，做了必要的修正，而不再加繁复的注释。

四、本书各章中之“原文译注”，采取分段句译方式，以便于读者解疑和阅读；句译后之注释，均由编著者综合龙学各家之说，择其优善而从之，亦不再引经据典，详其源出何处。

五、本书各章中之“内容提要”，均立足于解释各体文章写作理论研究和写作实践中的有关问题，而对与此旨无关紧要之枝蔓有所疏略。但阐述中力求忠实于原著之要义，并前后相参以铨证之。

六、本书各章中之“疑点辨析”，主要是对《文心雕龙》研究中之

不同见解和容易混淆的问题辨正然否,献可替否;试图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求得公允之论。所引观点,均出自后附之“参考书目”之中,为免重复,均不再注其具体篇页。

序 一

王志民

《艾子杂说》有一则寓言说：某人欲猎而不识鹰，把野鸭当成鹰买了回来。原野一兔突起，此人掷野鸭使击之，野鸭不能飞而坠地。再掷再坠，如是者三四。野鸭忽蹒跚而作人语曰：“我鸭也，杀而食之，乃其分也。奈何加我以抵掷之苦乎？”且举掌以示，笑而言曰：“看我这手脚，能捉得住兔子吗？”林杉先生以其新著《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书稿相示，嘱我为之序。我便讲了上面这个故事，且举掌以示，笑而言曰：“看我这手脚，能写得了龙学专著的序吗？”先生正色曰：“劲翻利爪，正堪搏击！”这当然是玩笑带鼓励的话了。不过，我对他这个“文体论”研究，还真的很赞赏，有话要讲，所以便不再推辞了。

首先想到的是这部《今疏》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问题。

80年代以前的《写作》（“文革”前叫《文选及习作》）和《文学概论》课，都没有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和应用文教学内容。即使有点文体分类常识，也只是“纯文学”的分类，而不考虑中国古代“杂文学”的特点。难怪有的大学生写不好请假条和申请书，更不会写计划和总结了。以至于给亲人写信也离不开“爸爸、妈妈，你好吗？……此致敬礼”的框框，甚至有人把它当歌来唱，大有推广全国、走向世界之意。刘勰说，这些应用文虽是“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可我们为什么都耳聋并目盲了呢？80年代以来，情势有

了很大变化。写作学包括“文体论”研究,在诸多学者的努力开拓下,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体系,出版了许多专著。使这门学科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合抱之木。这部《今疏》便是这一完整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这一合抱之木得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长效性养料和不可或缺的基础。

其次再谈谈对《文心雕龙》本体性质的研究上,《今疏》有何重要建树。

《文心雕龙》是不是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我从未怀疑过。因为无论是萧统《文选》、李昉等的《文苑英华》,还是选篇至近代的多家编选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不仅有“纯文学”作品,而且也都章表书檄、墓志哀祭一类的应用文,约定俗成,习以为常,无人怀疑它们的“文学”性质。而《文心雕龙》评论的对象也正是这样的“杂文学”,那么,它不是“文学”理论,又是什么呢?但是,林杉先生提出异议了,基本观点表现在《序志》篇的“疑点辨析”中。他既不同意把《文心雕龙》视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又不肯定它在广义上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性质,结论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我想,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固然重要;而研究“过程”本身的意义也不可忽视。我带着林杉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去认真阅读和思考,这个“过程”,已使我获益匪浅。我似乎才发现,《文心雕龙》所论及的文体怎么这样“杂”呢?除了诗赋外,大多是关于学术著作和应用文的,而这就有20余篇之多。别的文体姑置不论,单说《书记》所述及的就有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等等,似乎所有用文字记下的东西,皆可归入“文”中。这些东西,怎能称为“文学”呢?恐怕连“文章”也不够格吧!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说《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确实有点名实不符了。但是,任何角度的以偏概全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林杉先生在那一篇的结尾大笔挥洒道:“对《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问题,也不能搞绝对化。任何一种

与之相关的学科,都可以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切不可据为己有,而加以垄断。在‘文场笔苑’之中,既让它对文学创作起作用,又让它指导非文学性文章的写作不是更好吗?”这是十分圆融可取的意见。因此,《今疏》之论,可说是凿凿乎如五谷之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病,有着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第三,谈谈《今疏》的思理和体性特点。

《今疏》在编排顺序上,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有关篇章做了调整,分为“以文学性文体为主”的上编和“以一般实用文体为主”的中编,以及“以宫廷专用文体为主”的下编。这种科学的编排体系,反映了著者研究之精深和思理之精妙,对读者也起到了引导和提示作用;同其研究“本体论”一样,都有着开山立宗的性质。《文心雕龙·序志》云:“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中。”我想用这段话移以评《今疏》,也还是比较合适的。

《今疏》的另一体性特点是“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有批判,有继承,立足于为写作现实服务。在本书“代前言”中,著者就明确指出:有些文体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具有新的生命力的。“即使那些已被历史淘汰了的曾专用于封建统治的文体,诸如诏策、奏启、章表、封禅等等,也有名亡而理存的情况。”本书各篇的“内容提要”和“疑点辨析”无不贯穿着这一指导思想,它对当前的文体研究和写作指导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还有两点芹曝之意,置之以备谏谋。一是钱钟书《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云:“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前言》又引此以论刘氏。对此名家之论,《今疏》是否也应有所献替臧否?二是各篇引录的例文,限于体例和篇幅,不可能广收多录,种类齐备,更不可能对之译注析

· 4 · 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

疑,使之模言范行,启发来者。我只是盼望有识之士,以及人、财、物之皆有能者,将来编一部这样的与“文体论”相对应的“范文类选”之类的书,这也是对“文体论”研究的一大贡献啊!

写了这么多,回头看了几遍,觉得我这手脚还是有点像野鸭。

2000年日行南陆时
于内蒙古师大莲东书屋

序 二

间 钺

今年5月中旬,志彬完成了新著《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一书,这是他继《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之后的又一学术成果,我非常高兴!约我小酌时,他说“这本书应当请老同学、老朋友写篇序文,能直言褒贬,有所挑剔”;还说我是“首选目标”。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因利乘便而为之了。

志彬研读《文心》较早,惟为之著书立说,却是80年代以后的事。起初,他比较拘谨,只写了些片断的札记和单篇论文,听取了一些反响意见后,他才按照《文心》的体例,分别对其各个部分进行译注、提要和辨疑,建构了一个《文心》研究的新体例,大致上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各体文章的写作指导为中心,集中地梳理、总结《文心》所论之写作理论、原则和方法,而疏略于文学鉴赏、批评和文学历史的探究;二是尽可能地综合《文心》研究过程中的各家之说,务求得其好处,而不囿于一家之见;三是着力于写作实践对写作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检验,辨正然否,阐发己见。这在1997年末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中,已较为明显地反映出来。志彬的高足,万奇副教授,对此已做了精要概括,我是非常赞同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与其姊妹篇《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虽出自同一轨辙,却也有些变化。一则,文体论今疏中,每篇都附加了例文,多数是全篇,个别是摘录,其评点虽简要了些,却有

助于理解原文的要义。在《文心》研究中除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之外,数十年来罕见有此举者。志彬瞻依范老之作,又略有增减,表现了他的审慎思考。二则,文体论今疏中之“疑点辨析”,大都较创作论疏鉴相应部分阐释较简,似略嫌逊色,这或许是受分别专论各种具体文体的局限吧?惟就全书整体而言,其基本观点突出地反映在《刘勰“论文叙笔”今辨》(代前言)之中,它对刘勰宗经、崇儒思想的辨析,对各种古代文体现实意义的阐释,以及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总体评价,都是辗转思辨之后的有胆之识,值得方家一议。

一位德高望众的著名学者曾经指出,“疏鉴”一词似有生僻之瑕。我同意这个意见。“疏鉴”,望文生义,固可释为“疏通”、“疏解”和“鉴别”、“借鉴”之意,但查考古今词语,却难觅其出处。志彬为学,虽则“严谨有余,雄放不足”,而“疏鉴”一词之用,则显得有点儿严谨不足了。刘勰说:“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而“疏鉴”这个词,却已“器成彩定”,再也改不过来了。志彬说,就让它保留下来,供后之学者引以为戒吧!在文体论研究中,志彬将“疏鉴”改为“今疏”,这就显得妥贴多了。文体论今疏确有居今探古,古为今用的特点。

从总体方面看来,我以为志彬的治学为文,已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品格和优长。

一是勤奋。他数十年如一日,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断充实着自己的学养和功力,力求实现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年轻时候,他曾被误认为“专业思想不巩固”、“想成名成家”。但他泰然处之,把许多节假日都用在读书、写作上。动乱期间,他罹患甲亢,又被批斗,圈在一个养猪场里“停职反省”,其境遇可想而知,但他忍受着惊恐、抑郁和焦灼的痛苦,还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稿。新时期以来,他既忙于繁重的教学,又兼顾于学术,十多年间,先后自撰、合著、参编各种教材和论著十余部,还发表了数十万字的论文和评

论。而《文心》的研治,更使他付出超常的辛劳。志彬现已取得的成果和享有的荣誉,绝非“借巧徇来”的偶得,而是他勤奋使然,学养使然,功力使然!

二是执著。志彬酷爱写作和写作理论研究,锲而不舍,坚定不移。写作学科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较低,每被误为无学问的课程,多有教师不愿教它。志彬却认准一个理儿:有写作实践,就必然有写作理论;课程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有用没有用。数十年来,他踏踏实实地钻研,由浅入深,先后提出并尝试着解决写作体系、写作规律、写作技法、写作模式等诸多问题,还追本溯源,系统地梳理、总结我国古代的写作理论著作,并试图借鉴外国写作教学的先进经验,首先发起并参与组织华北地区有关高校间的协作,分别编写了《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四册和《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一册,在此基础上合作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写作理论史》。现在,又在主编《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而《文心》的研究,则是他一系系列写作研究中的突出重点。在《文心》研究完成之后,他将带领、指导攻读文艺学的硕士研究生,专门、系统地梳理、总结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创作理论、原则和方法,像他这样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干劲,来从事写作研究的学者,是为数不多的。近几年,他的专业思想又有所发展,常对中青年学者们说,既要当好教写作课的“志愿兵”,又要做能够胜任其他有关课程的“多面手”;要能够“杀出去”,也能够“打回来”。他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向更为开阔、更为实际了。

三是淡泊。志彬治学为文、著书立说,求真务实、不重名利。他把一切成果都视为自己所崇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不以此露才扬己,炫耀于人。年轻时,他每有习作见诸报刊,却一再变换笔名、退回稿费。他愿意和学友合作为文,举凡参加者,在文稿发表时,都一一署上名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积累更为丰厚,他常把自己的选题、思路,书刊、资料,教学和写作提纲,交给周围的中青年

学者,让他们拾阶而上,去发挥和创造,而自己则“退居幕后”,支助中青年学者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他的这种品格,在《文心》“疏鉴”和“今疏”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他尊重先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掠人之美,即使有不同见解,也要替对方着想因由。因此,他周围的中青年学者和他所带的研究生,都敬重他,一些相熟的老学者也赞誉他。

惟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曹丕曾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我切望志彬量力、适度而为,该有所警觉,善自珍重了。...

是以为序。

2000年6月16日